

“五泽十二水”系列之六十五：“人文逢泽”(16)



应天书院

助推经济：官修驰道，商贾兴盛

大宋陪都真宗定

宋朝“南京”：应天升格，大宋陪都

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为归德节度使，归德军驻宋州(今商丘)，故陈桥兵变后，立国号曰“宋”。宋真宗追念太祖，认为赵氏之所以得天下，是上应天命，下顺民心，因此于景德三年(1006年)二月升宋州为应天府。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十月，宋真宗自汴京出发，千乘万骑，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，途经应天府。到了大中祥符七年(1014年)正月，真宗封泰山、祀后土、祭老子祠之后，决定将应天府再次升格，建为南京。五月二十八日，真宗亲自驾临应天府。二十九日，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，升应天府为南京，改圣祖殿为鸿庆宫，并赐宴三日。此时的南京与首都东京汴梁、西京洛阳、北京大名合称为“四京”。这不是个轻易的决定，与此相关的事务和耗费都很多，既然叫“京”，其规格就得和东京开封相“匹配”。真宗祭老子祠还没回到开封，便下旨先修建一座归德殿，作为新南京的主殿，接着规划南都京城和宫城。清康熙《商丘县志》载：“归德殿，在旧城内，宋南都行宫之正殿也。”就这样，商丘就由应天府改称“南京”。《水浒传》

的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(约1120年—1122年)，这时“南京”已被宋人叫了100多年。真宗在修建南京的同时，还下旨追赠当年太祖皇帝的幕僚勋旧，这种特殊的恩礼可以转让给他们的子孙。另外，特地以南都修建了一座道观，叫作南京鸿庆宫，用来安放和供奉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的“御容”。清康熙《商丘县志》载：“鸿庆宫，旧在应天府城北，俗称北宫，宋之原庙也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，以应天府为南京，以圣祖殿为鸿庆宫，奉太祖太宗像，侍于圣祖之侧，名神御殿，又名三圣殿。故址在城西南隅。”可以想象，北宋时的南京也是非常壮观繁华的都市。如果拿清朝打比方，宋朝的开封相当于清朝的北京，而南京商丘则相当于清朝的沈阳。在这里当一把手的人，级别和东京开封府尹相当，比一般州郡的知州、知府要高得多。如晏殊、欧阳修、张方平、叶梦得等人，都曾担任过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其余不太熟悉的，后来也大多升到副相的高位。当时这里是最适合人居的优雅城市，有些宰相退休，也选择在这里度过晚年，如“睢阳五老”长期在这里生活居住。

应天书院：真宗赐名，颁诏官学

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恂所办的私学，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，得以发展，学子们“不远千里”而至，“远近学者皆归之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(1009年)，应天府人曹诚在戚同文讲学旧址建馆，愿将应天书院的学舍入官，并请求让应天书院的创始人戚同文之孙戚顺主持。他的这一义举得以应天府的名义上报宋真宗。宋真宗看到奏折后，遂“面可其奏”，并让端明殿直学士把这一事情记录下来，又令前参政陈尧佐给应天书院题榜，正式赐名为“应天府书院”。从此，应天书院不仅取得了官学的地位，而且又有宋真宗的赐名，名声大振。曹诚被任命为书院助教。北宋开科取士，应天府书院人

才辈出，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。书院用千年不衰的墨香和书韵，给商丘这片土地以不朽的文化熏染和文明浸润。应天书院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、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。有范仲淹在此求学“不见皇帝”的故事。宋真宗驾临应天府，这日府城内万头攒动，热闹异常，书院的师生也倾巢而出前往观看，唯独范仲淹仍在院内读书。有人问他，为何错失良机而不去看看？他却回答：“异日见之未晚。”宋仁宗时，于1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，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。

【阅读提示】

《水浒传》中两次出现“南京”这个地名，一次在第二回，鲁智深在酒店里见到金翠莲父女，问道：“你两个是哪里人家？为什么啼哭？”金翠莲回答说：“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”第二次在第十三回，晁盖回答雷横的话说：“(外甥王小三)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，一去去了十数年。”这里提到的“南京”，都是指今天河南商丘，和江苏省会南京市没有任何关系。

商丘为什么会称“南京”呢？这和宋真宗有关。宋真宗，宋朝第三位皇帝，名赵恒，997年继位，卒于1022年。他在位25年，统治时期治理有方，起用范仲淹等名臣，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固，比较强盛，史称“咸平之治”。但是后期与辽有“澶渊之盟”，导致国力趋弱，使得宋王朝的“内忧外患”问题日趋严重。宋真宗好文学，比较著名的诗有《励学篇》《劝学诗》以及词作《西江月》等。他还是著名谚语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。”(《励学篇》)的作者。宋真宗曾多次到商丘，他和商丘颇有渊源。

文/图 马学庆

姑射神人

“姑射”为山名；“神人”即指得道的人。这一成语原指姑叶山的得道真人。后来泛指美貌的女子。

典故出自战国末期宋国人庄周在他的著作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讲的一个故事：“肩吾问于连叔曰(肩吾、连叔，旧说皆为有道之人，实是庄子为表达的需要而虚构的人物)：‘吾闻言于接舆(楚国的隐士，姓陆名通，接舆为字)，大而无可当(底，边际)，往而不反(返)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(银河)而无极也(极：边际，尽头)；大有涯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’连叔曰：‘其言谓何哉？’曰：‘藐(遥远的样子)姑射之山(传说中的山名)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(柔弱、美好的样子。处子：处女)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(指神情专一)，使物不疵疠(疾病)而年谷熟。吾以(认为)是狂(诳，虚妄之言)而不信(可靠)也。’连叔曰：‘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(花纹、色彩)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！是其言也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(混同的样子)万物以为一，世尊乎乱，孰弊弊焉(忙忙碌碌、疲惫不堪

连载

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

刘秀森

的样子)以天下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：大浸(大水)稽(至)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？’

这一故事说的是，当时有个修道之人叫肩吾，他向连叔求教，说到了接舆。接舆是楚国的一位隐士，姓陆名通，接舆为字，佯狂不仕，常以家为业，楚王用重金聘他都不接受，以游山海，不知所踪。肩吾说：“一天我见到了接舆，和他谈起话来，那家伙大话连篇，没有边际，一说下去就滔滔不绝，回不到原来的话题上。我十分惊恐他的言谈，就好像天上的银河没有边际，跟一般人的言谈差异甚远，确实是太不近情理了。”连叔问：“他说的是些什么呢？”肩吾道：“他说：‘在遥远的姑射山上，住着一位神人，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，体态像处女一样柔美，不食五谷，吸清风，饮甘露，乘着云气，驾着飞龙，遨游于四海之外。

他的神情那么专注，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病害，年年五谷丰登。’我认为这全是虚妄之言，一点也不可信。”连叔听后说：“是呀！对于瞎子，没法同他们共同欣赏花纹和色彩。对于聋子，没法同他们一起聆听钟鼓的乐声。岂只是形骸上有聋子与瞎子吗？心智上也有聋和瞎啊！这话，似乎就是说你肩吾的呀。那位神人，他的德行，广使万物合于一体，以此求得整个天下的治理，他怎么肯辛辛苦苦碌碌地去管世间的俗事呢！像他那样的人，外物没有什么能伤害他，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，天下大旱使金石熔化和、土山焦裂，他也不感到灼热。他所扬弃的尘埃以及瘪谷糠麸之类的废物，也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人君来，他怎么肯纷纷扰扰以俗物为自己的事业呢？”

庄子借姑射神人的形象阐述“神人无功”。神人并非和外物毫无接触，但他的心却不为外物所扰。他是道的化身，“肌肤若冰雪，绰

约若处子”这既是在描写他的相貌，更是在揭示道的特点：纯素自然，柔弱若水，超然忘我。

姑射神人以抵达“磅礴万物以为一”的境界。诸子认为圣人有威化天下之德，而神人只需凝神就能让万物蓬勃生长。传说尧在见到神人后，竟不由自主地忘了天下，忘了功名，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万物，逍遥自在。

遗憾的是，世人难以领悟大道以及为大道化身的姑射神人。肩吾的观点代表了普通大众的观点。在凡人的眼中，那些描写神人的美妙词汇简直是虚妄浮夸。而现在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：那些特立独行的人，不管他的本身是多么美好，都不免被视为荒谬怪诞，进而被嘲笑、被孤立。这说明，要超越世俗的价值观，坚守自我本性，有时不只需要恬淡的内心，还需要勇气和坚持。很多人并非不知道何为美善，何为丑陋，只是迫于他人看法的压力，不得不对世俗偏见进行妥协，不敢有半分越俗之举。这样的人将迟迟不能实现自我思想境界的提升。

由于庄子讲的这段故事，“姑射神人”就成了成语。例句：“广寒仙子月中出，姑射神人雪里来。”(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卷三十五) (58)

